

「中国历史长卷」 王立娜◎编译

国学篇

古文观止赏析

上

历久弥新的古文经典

永世传颂的佳作名篇



中国戏剧出版社

前言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代散文犹如一颗璀璨明珠，在传统文化宝库中熠熠闪光。

追溯先秦散文，始见于商代的卜辞，但仅见于古文字记载的句子，极少见其完整的章节。《尚书》称其为古代散文的发端，其后的《春秋左氏传》将先秦散文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史记》开创了传记体例，及至魏晋南北朝，骈文进入了鼎盛时期，从而使文章进入了辞意双佳的意境。至唐代，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运动，使散文出现了新的面貌。宋代欧阳修对散文发展作出了突出成就，在其影响倡导下，一些散文名篇佳作争相涌现，尤其是“唐宋八大家”的创作使散文自秦汉之后出现了第二个崭新阶段。明清的一些散文名家在承继前人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又将散文风格发扬光大，出现了“唐宋派”、“梧城派”等派别，虽然各派间的文学主张有所不同，但对散文的发展都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先秦至明清，各种散文选本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选本中，《古文观止》堪称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古文观止》是清代文人吴楚材，吴调侯编选的。“观止”二字，出自《左传》。据《左传》载，吴公子季札在鲁国观乐时称赞说：“观止矣！若有他乐，吾不敢请矣。”编选者取书名《古文观止》，意谓所选俱为古代文章中的精品之作，古文精华已尽收无遗。

《古文观止》收录了东周至明末具有代表性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其大多数是古代散文中的名篇佳作，它的思想性、艺术性均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入选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有书、论、碑、记、序、表、传、赋、疏等，可谓千姿百态，各领风骚，它们反映

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散文的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些优秀作品中智慧的语言、深邃的道理,精心的构思和独特的风格,多年来一直叩动着读者的心扉,深受众多读者所钟爱,故此历久不衰,广泛流传。

《古文观止》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选本,它突破了以往分类选编、过于琐细的局限,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印象。同时,选文以短篇为主,繁简得当,利于阅读和普及,因此,该书作为古文欣赏与写作的绝佳范本,历来受到众多学者的推崇和赞誉。

为了方便读者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古文观止》,使这一光耀古今的文学精粹更加趋于大众化、普及化,编译者经过长期的精心遴选,并对每篇佳作均做了注释、译文和赏析,力求做到译文流畅、通俗易懂,注释简明准确,赏析言简意赅、精辟透彻。同时,还插入了与内容相关的精美图片,使本书图文并茂,相映生辉,美不胜收,读者完全可以在轻松愉悦的全新视觉感受中,品读一篇篇旷世名作,从而更加清晰地洞观中国古代散文创作演变发展的历史轨迹,并从中获得无上的智慧启迪。

出版说明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国内外一些博物馆、图书馆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资料,在此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与此同时,编者还参考借鉴了部分图片和资料,但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与部分作者取得联系,无法及时支付报酬。谨在此对其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请其及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郑伯克段于鄢《左传·隐公元年》	1
石碏谏宠州吁《左传·隐公三年》	11
郑庄公戒飭守臣《左传·隐公十一年》	16
曹刿论战《左传·庄公十年》	22
齐桓公伐楚盟屈完《左传·僖公四年》	26
介之推不言禄《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32
烛之武退秦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35
蹇叔哭师《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40
王孙满对楚子《左传·宣公三年》	44
楚归晋知莹《左传·成公三年》	48

吕相绝秦《左传·咸公十三年》	52
季札观周乐《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61
子革对灵王《左传·昭公十二年》	70
子产论政宽猛《左传·昭公二十年》	79
吴许越成《左传·哀公元年》	82
召公谏厉王止谤《国语·周语上》	87
单子知陈必亡《国语·周语中》	92
叔向贺贫《国语·晋语八》	102
春王正月《公羊传·隐公元年》	108
吴子使札来聘《公羊传·襄公二十九年》	111
晋献文子成室《礼记·檀弓下》	118
苏秦以连横说秦《国策·秦策一》	121
司马错论伐蜀《国策·秦策一》	133
邹忌讽齐王纳谏《国策·齐策一》	139
冯谖客孟尝君《国策·齐策四》	144

触龙说赵太后《国策·赵策四》	153
鲁共公择言《国策·魏策二》	159
唐雎不辱使命《国策·魏策四》	162
谏逐客书(李斯)	168
卜 居《楚辞》	176
宋玉对楚王问《楚辞》	180
五帝本纪赞《史记》	184
项羽本纪赞《史记》	187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史记》	190
孔子世家赞《史记》	195
外戚世家序《史记》	197
屈原列传《史记》	200
酷吏列传序《史记》	212
游侠列传序《史记》	215
太史公自序《史记》	221

报任安书(司马迁) 230

高帝求贤诏(刘邦) 249

治安策(贾谊) 252

论贵粟疏(晁错) 265

司马相如上书谏猎 274

李陵答苏武书 278

尚德缓刑书(路温舒) 291

光武帝临淄劳耿弇《后汉书》 299

前出师表《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301

郑伯克段于鄢

《左传·隐公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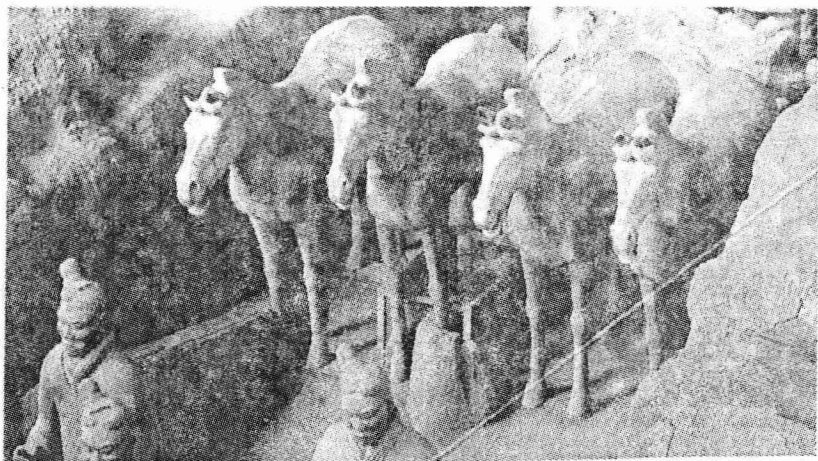
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庄公寤生，惊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恶之；爱共叔段，欲立之。亟请于武公，公弗行。

【注释】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又名《春秋左氏传》，是中国第一部详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传说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初：当初。这是许多古代典籍追述往事时的习惯语气。郑武公：姓姬，名掘突，郑国的第二代国君，前770年至公元前744年在位。开国君主为周宣王之弟郑桓公，始封于公元前806年，郑武公继位后攻灭郕和东虢，建立郑国，建都在新郑（今隶属河南），曾经是春秋初期的强国。申：国名，姜姓，今隶属河南南阳市。武姜：郑武公之妻，“武”是武公的谥号，“姜”是她的姓氏。庄公：郑国第三代国君，前743年至公元前701年在位。共叔段：庄公的弟弟，名段，古人常按伯、仲、叔、季排行，故称叔段；后来因出逃共国，所以又称共叔段。寤生：指逆生，难产。寤，通“悟”，逆，倒着。



楚王墓兵马俑



陶驾车马俑(秦)

恶：讨厌，厌恶。亟：屡次。

【译文】

最初的时候，郑武公从中国娶了一位妻子，她的名字叫武姜。婚后，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的时候难产，使姜氏非常惊恐，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并由于这个原因讨厌他；姜氏很宠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并且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始终没有答应她的请求。

及庄公即位，为之请制。公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

【注释】

制：郑国邑名，即现在的河南荥阳市东北方向。岩邑：地势险要的城邑。岩，繁体字也写作作“巖”，地势多险峻的意思。邑，古代人群集中的地方，大小不等。虢叔：虢国的国君。按：虢分东、西、北三国，国人均姓姬姓国。西虢，是在周平王东迁雒邑后，也徙都上阳（即现在的河南陕县东南），又被做南虢。这里指为郑国所灭的东虢，其故地见注。死焉：死在那里。焉，兼词，这里有“于是”或“于之”之意，并兼有表示陈述或判断语气的作用。京：郑国邑名，是现在河南荥阳市东南。大叔：就是太叔，是对共叔段的敬称。大，通“太”。

【译文】

当庄公即位时，姜氏请求皇帝把制邑封给共叔段。庄公说：“制邑是形势险要的地方，当年虢叔就是死在那儿的。要别的城邑，我都可以听从你。”姜氏请求把京邑封给共叔段，庄公答应了姜氏的请求，让共叔段住在那儿，人们都称他为京城太叔。

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对曰：“姜氏何厌之有！不如早为之所，无使滋蔓；蔓，难图也。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

【注释】

祭仲：也叫祭足，郑国大夫。都城：都邑的围城。雉：度量单位，古代城墙以长三丈、高一丈为一雉。制：规定、制度。大都：大的都邑。下文战“中”、“小”分别指中等和小的都邑。三国之一：意即国都（城墙）的三分之一。与下文“五之一”和“九之一”，则分别指国都（城墙）的五分之一和九分之一。按“先王的制度”，伯爵诸侯的国都，城墙一般都急三百雉，过则逾制。国，国都。（注意此“国”字和上文“国之害也”句中的“国”字在词义上有所不同。）不度：不符合法度。不堪：忍受不了。这里有不好控制的意思。



思。焉辟害：怎么躲避祸害呢？焉，在句首作疑问代词，怎么。辟，通“避”。（注意这句中的“焉”字与上文“虢叔死焉”句的“焉”以及下文“君何患焉”句的“焉”字，在用法、词义、词性上的不同。）何厌之有：正常句式应作，“有何厌”是倒装句，即有什么满足呢？厌，通“饜”，饱足，满足。（注意：“何+动词+之有”，是古代汉语中一种常见的固定格式。）为之所：给他安排地方。（注意：这是古代汉语中常见的动词带双宾语结构。）滋蔓：蔓延，滋长。这里形容欲望或势力不断扩张和发展。图：图谋，谋划。这里当对付讲。况：何况，况且，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不义：不仗义的事。自毙：自己找死，仆倒，倒下去。圉姑：姑且，暂且。

【译文】

祭仲对庄公说：“都邑的城墙一旦超过一百雉，就是国家的祸害了。先王制定的法规是，都邑的城墙最大不能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不超过五分之一；小的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邑的规模不符合祖上的制度，不符合先王的制度，国君您是无法控制的。”庄公说：“是姜氏请求要京邑的，我又怎么能避免祸害的发生呢？”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呢！不如及早给太叔另安排一个地方，不要让你的欲望和势力不



断扩张；如果再这样不断扩张下去，那就很难收拾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好除掉，何况国君您受宠的弟弟呢！”庄公说：“多做不仗义的事，必然会自己栽跟头，您就等着瞧吧。”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欲与大叔，臣请事之；若弗与；则请除之，无生民心。”公曰：“无庸，将自及。”

【注释】

既而：不久。用以表示一件事过去不久，紧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鄙：边邑，边疆。贰于己：即让原来庄公直接管辖的地方同时归自己管辖。贰，归两个人，臣属于二主。公子吕：字子封，郑国大夫。若之何：对它怎么办。之，代指共叔段所造成的西部和北部边邑两属的状况。生民心：让人民产生别的想法。生，使动用法“使产生”。无庸：不用。指暂时不必除掉共叔段。庸，用。自及：自己赶上（将要发生的灾祸），及，赶上。即自取灭亡的意思。

【译文】

不久，太叔命令西部和北部边境城邑同时也归自己管辖。公子吕说：“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位君主，国君您怎么处理这样的局面呢？国君要是想把君位让给太叔，臣下就去辅佐他；如果不让给他，那就请您把他除掉，不要使百姓产生其他想法。”庄公说：“不用了，他会自取灭亡的。”

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将得众。”公曰：“不义不暱，厚将崩。”





跪俑(秦)

【注释】

摇收贰以为己邑：指共叔段把他和庄公共同管辖的西部和北部边邑，干脆收为自己单独管辖的城邑。至于廩延：指共叔段把自己的领地和势力范围扩展到廩延。廩延是郑国城邑名，即现在的河南延津县东北。厚：指领土扩大，实力雄厚。众：许多人，指人民、百姓。昵：通“昵”，亲近。即“拥护”、“拥戴”的意思。崩：本指山陵崩塌，这里指垮台。

【译文】

太叔又把他们共同拥有的西部和北部邑收为自己直接管辖的城邑，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廩延。公子吕说：“可以惩办他了！要不然，他的实力一大将会得到更多的人拥戴。”庄公说：“他不纠正正义一边，人民就不会拥戴他。他实力再雄厚，也只能落个垮台的下场。”

大叔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袭郑，夫人将启之。公闻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

【注释】

完：修葺，指修治城墙。聚：聚集，积聚粮食。缮：修缮，修理整治。甲兵：泛指装备武器。甲，铠甲。兵，兵器。具：准备。卒：指步兵兵士。乘：战车。春秋时代战车配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袭：偷袭，突袭。夫人：指武姜。启，开。帅：率领。车二百乘：乘：为量词，古代军队组织单位。按春秋时代的编制，二百乘共有甲士六百人、步兵一万四千八百人。鄆：郑



国邑名，现在河南鄆陵县境。伐：讨伐打，攻讨。诸：兼词，“之于”的合音字，其中“之”字指代共叔段。五月辛丑：周历五月的二十三日。出奔：逃往国外。出，离开本国境内。奔，逃跑。

【译文】

太叔修治城墙，积聚粮食，整治武器装备，充分准备战车和兵士，准备偷袭郑国，姜氏找算打开城门做内应。庄公事先知道了太叔起兵的日期，说：“可以动手了！”于是命令公子吕率领二百辆战车攻打京邑。京邑的百姓背叛了太叔，大叔逃到鄆邑，庄公追到鄆邑攻打太叔。五月二十三日，太叔一路逃往到共国。

书曰：“郑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

【注释】

书：指《春秋》一书。下句“郑伯克段于鄆”是《春秋》的原文。难之：以之为难。“之”指“共叔段出奔”这件事。

【译文】

《春秋》上说：“郑伯克段于鄢。”共叔段的行为不像兄弟的样子，所以不说“弟”字；兄弟相攻就像两个国君互相攻打，所以称“克”；庄公称“郑伯”，是讥讽其弟缺少教诲；说这件事是庄公的本意，而说不说共叔段“太叔出逃”，是因为历史记载中不便直说此事。

遂寘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

【注释】

寘：安放放置。城颍：郑国城邑名，现在的河南临颍县西北。黄泉：地下的泉水。指人死后埋葬的地方。

【译文】

庄公于是把姜氏安置在城颍，并发誓说：“不到死的时候，就再也不要相见了！”之后，庄公又后悔了。

颍考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公入而赋：“大隧之中，其乐也融融！”姜出而赋：“大隧之外，其乐也泄泄！”遂为母子如初。

【注释】

颍考叔：郑国大夫。颍谷：郑国边邑，现在的河南登封市西南。封人：管理疆域的人员。封，疆域，边界。有献于公：给庄公送东西。献，恭敬地送。动词用作名词，指进献的东西。赐之食：赏给他吃的东西。食，在这里用作名词，指吃的东西。尝：品尝。这里是吃的意思。羹：特指带汁的肉食。遗：赠予，赠给。这里是带给的意思。絜：惟。敢：在句首表示谦恭的副词，可解释为大胆、冒昧，常与“问”和“请”字连用。何谓：倒装句，即“为何”。在古代汉语中，疑问代词作宾语，常用这种宾语提前格式，例如下文的“何患”。语：告诉。故：缘故。阙：通“掘”，挖的意思。隧：隧道。这里用作动词，挖隧道。而下文的“大隧”之“隧”作名词用。其谁曰不然：谁说不是这样呢？其，是句首语气词，加强反问力度。然，指示代词，这样。这里指黄泉相见这件事。其乐也：多么快乐啊。其，指示代词，那。融融：形容和睦、快乐的样子。泄泄：快乐自得的样子。

【译文】

颍考叔是颍谷管理边界事物的官员，他听到这件事，就去给庄公进东西。庄公赏赐他吃的，而颍考叔把肉放到一边不吃。庄公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有母亲，她已吃过了我们的食物，但没有品尝过国君的肉食，请求大王，让我把它带回去给母亲。”庄公说：“你有母亲可孝敬，惟独我没有！”颍考叔说：“恕我斗胆地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庄公就把原因对他说了，并告诉他自己很后悔。颍考叔说：“国君您有什么可忧虑的？如果掘地直到看见了泉水为止，再挖一条隧道，在隧道中相见，谁又能说不是在黄泉下相见的呢？”庄公采纳了他的建议。庄公进入隧道，赋诗说：“宽阔的隧道里，那种快乐啊，真是暖融融！”姜氏从隧道里出来，也赋诗说：“宽阔的隧道外，那种快乐啊，真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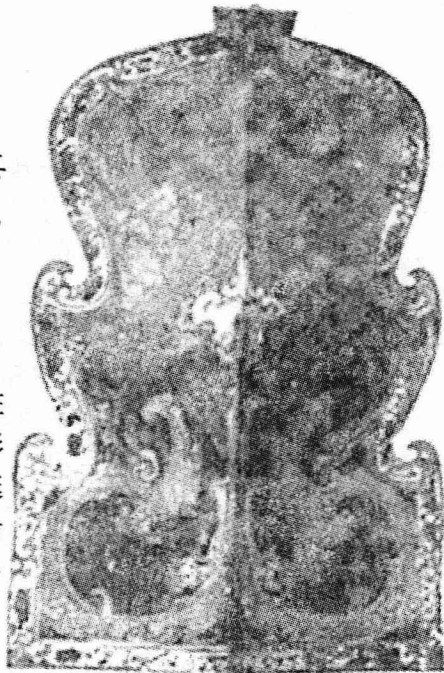
铜弩机(西汉)

舒畅啊!”于是母子和好如初。

君子曰：颍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注释】

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左传》在记述事件或人物时，常用“君子曰”的形式，是最早的史书评论赞美文字。施：延伸。有影响之意。《诗》：指《诗经》。“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出自《诗经·大雅·既醉》。匮：空乏，穷尽。锡：通“赐”。



秦汉时期的铜盾牌

【译文】

君子说：颍考叔，是真正的孝子啊！他爱母亲，也影响到了庄公。《诗经》说：“孝子的孝心孝行没有止境，永远惠及你的同类。”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

【赏析】

文章记述的史实发生在春秋的郑国，描述的是一场宫廷内部充满血腥杀戮的政治冲突。文章通过描述郑庄公的阴险残忍、其母姜氏的偏心溺爱以及其弟共叔段的贪得无厌，反映出了郑国最高统治者家族内部自私、虚伪、狡诈等恶行，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与暴露。

文章将发生在两千七百多年前的历史事件，详尽而具体感人地展示在我们跟前，使我们好像真的回到了遥远的上古时代，近距离地聆听历史老人讲述事件的缘起、发生及演变的过程。从而，让我们明了这一历史事件的真实内幕，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相关人物的内心世界，继而进一步感到了郑国最高统治者家族内部夺权斗争的尖锐性及残酷性。

文章刻画人物的手法独具特色，主要是记叙得法。文章并没有平铺